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一

君臣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管子｜｜｜｜何私何親｜｜｜｜唯君之節言室滿室言堂滿堂管子｜｜｜｜｜｜｜｜是謂聖王抱蜀管子｜｜不言而廟堂既修君知臣臣亦知君管子｜｜｜｜｜｜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中正無私忠信不黨管子為人君者｜｜而｜｜為人臣者｜｜而｜｜左操五音右執

五味 管子｜｜｜｜｜｜｜｜｜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

多忠少欲 管子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

六謀 管子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者謂之｜

蔭德仰生 管子夫為人君者｜｜於人者也為人臣者｜｜於上者也

言下力上 管子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而臣主之道畢矣

君豈臣教 管子古之王者其｜｜其｜｜注君豈臣教則

君能制臣如白與黑管子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之｜｜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

得一以為天下貞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其致一也

四大居一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而王｜其｜焉

君甘臣酸君淡臣鹹晏子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則｜｜｜｜則｜｜｜令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

身尊民安事治身榮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為君｜｜｜｜為臣｜｜｜｜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

一心晏子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强不忠不可以使一人｜｜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二子治國一臣樂身

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者何以｜吾｜微此｜｜者何以｜吾｜

非奉餽茵席臣

晏子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

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

輿安策勁馬良輪利

鄧析子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威定則||||臣順則||民和則||||

三累四責

鄧析子君有||||臣有||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弗弗詻詻

墨子君必有||之臣上必有||之下

家君

墨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

進前不御聞聲相思

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而||遲||||而||

不變之法

尹文子||||||君臣上下是也

道異繩一

商子王道

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丨則丨而所丨則丨也**志合言從**列子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道行國霸丨丨丨丨**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丨丨

丨丨丨丨**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莊子內直者丨丨丨丨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丨丨之丨丨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丨丨丨丨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德友莊子吾與孔子非君臣也丨丨而已矣

不諂其君莊子忠臣丨丨丨丨

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丨丨丨丨之上丨丨乎丨丨之下奈何瞻子

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素皇內帝 鶡冠子此｜｜｜之法注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也

調泰鴻 鶡冠子泰一者執大同之制｜｜｜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

北面委質無有二心 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

修頭修足 韓非子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下以｜｜｜

若桴若鼓 韓非子至治之國君｜｜臣｜｜

淵魚 韓非子勢重者人主之｜也臣者勢重之｜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高天泰山墊谷餔洧韓非子以其主為||||之尊而以其身為|||||之卑壤

地草木韓非子君者||也臣者||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國君之寶荀子勢在

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也欲是之主建是之士荀子||

||並肩而存能||||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

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分施荀子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

禮待君忠順而不懈均偏不偏忠順不懈見上儀正槃圓盂方荀子君者

儀也||而景正君者槃也||而水圓君者盂也||而水方民之源荀子君者||||也源清

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四統俱而天下歸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

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者｜｜｜｜之夫是之謂能羣

門戶牖嚮 荀子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具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基杖 荀子卿相輔佐人主之｜｜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態臣 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者也

聖臣 荀子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矣

妬臣 荀子君有｜｜則賢人不至

舟水 荀子君者｜也庶人者｜也

執圜處方 呂氏春秋主｜｜臣｜｜方圜不易其國

乃昌天賞呂氏春秋有｜｜得為主百倍之臣呂氏春秋子培賢者也又為王｜｜｜｜適

往呂氏春秋帝也者天下之｜也王也者天下之｜也君因臣為呂氏春秋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根本枝葉淮南子君｜｜也臣｜｜也

錘以玉環揚子帶其鉤鞶｜｜｜注鉤無帶不立帶無鉤不著相須成體以自申束不失禮節可以為王臣故有玉環而佩也正其腹引其背揚子｜｜｜｜｜｜茵貞注腹內也背外也茵就也自內及外君臣道正故就貞夭夫揚子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測曰虛邪夭夫得賢臣也接夭古夭字羣策羣力揚子漢屈｜｜｜羣策屈｜｜｜舜禹有土揚子然則｜｜｜｜｜乎曰舜以克作土禹以舜作土明光若禔揚子或問君曰｜｜問臣曰｜｜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

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無私無偏**文中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問使人之道曰｜｜**廣問專對**文中子非明君孰能｜｜非達臣孰能｜｜乎**為臣必臣為**

君必君國語｜｜｜｜｜｜｜｜｜｜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民之川澤**國語夫君也者

｜｜｜｜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宗臣**國語男女之享不及｜｜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謀而不犯微而昭矣**君為我心**國語事君者｜｜｜｜制不在我**三世仕家君之**

國語｜｜｜｜｜｜再世以下主之**范中行之良**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臣史黯

侍曰將馬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

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勸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

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君行

制臣行意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良金寫狀上見

按史記越世家大指相同行制作行令

忠臣愛名戰國策臣聞明主愛其國——其— 九佐七友五丞三輔戰國策堯有——舜有————禹有——湯有—— 股掌臣戰國策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之—也為子之不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 帝與師處王與友處戰國策郭隗先生曰—者——————者———霸者與臣處 素王九主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及———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注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

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唯唯鄂鄂史記趙世家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臨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不聞周舍之｜｜是以憂也　殘蠹史記趙世家肥義謂信期曰吾聞姦臣在朝國之｜也讒臣在中主之｜　依日月之末光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竒節及漢興｜｜｜｜｜｜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　畫策臣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時時從漢王　三寸舌為帝者師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郗前於席史記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之｜｜｜也語數日不厭　剖心折肝相信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恐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豈移於浮辭哉

親如膠漆 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骨鯁 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之臣是無如我何

定一尊 史記李斯傳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

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

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 漢書天文志巽在東南為風｜｜｜｜｜｜｜｜也

金石交 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陟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一代宗臣 漢書蕭何曹參傳贊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之｜｜慶流苗裔盛矣哉按國語宗臣謂同姓臣與此別故兩録焉

堂陛 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如｜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忘身忘家忘私 漢書賈誼傳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國耳｜｜公耳｜｜

務其方以高其節 漢書賈山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晏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閨閤之臣 漢書司馬遷傳身直為｜｜｜｜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

孔氏師金氏友 漢書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

故人嚴子陵共卧

後漢書嚴光傳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耳

乳為生湩

後漢書李善傳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

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爵俎以修祭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持鉏去草上丶丿猶魚有水蜀志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之｜｜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三顧草廬諮當世事蜀志諸葛亮傳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臣於｜｜之中｜臣以｜｜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解帶寫誠厚相結納蜀志諸葛亮傳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諸備雄姿傑出遂｜｜｜｜｜｜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而｜｜｜｜｜｜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常呼曰谷吳志吳主

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

如比肩之舊 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

呼曰東郡 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張昭為張公紘——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問別隅還聞芳烈故來叙濶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馮几前席　進前捋鬚

吳志朱桓傳注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桓｜｜｜｜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協契斷金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丑詔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竭誠｜｜｜｜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

總角好

晉書何劭傳劭字敬

祖少與武帝同年有｜｜之｜

左右恂恂濟濟 晉書王渾傳濟字武子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可謂｜｜｜｜矣按濟王渾子

異符同契 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按猛王猛

磬聲之臣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遣信皆和與宋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助難當報復

處可寒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

天為我生儉 齊書王儉傳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也

推懷投款 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況在今日

寧當有異**署事有卿名不復細覽**齊書李安民傳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我便｜｜｜｜也

薦誠君側奉義萬里齊書劉懷珍等傳論｜｜｜｜｜｜｜｜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

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齊書張緒傳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也

代我呼范爲兄梁書范雲傳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

天子四友梁書謝朏傳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敕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斆彭城劉俁俱入侍宋帝時號爲｜｜｜｜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梁書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卿

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丨丨謹丨臣丨丨丨丨丨

改喚蔡尚書

南史蔡樽傳帝嘗設大臣餅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丨丨丨丨丨樽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

既遭唐堯之君不辭元凱之舉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命與諸賢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凱廉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

臣丨丨丨丨丨丨丨敢丨丨丨丨丨高祖曰光景垂洛

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

德音即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

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

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敢卿以南山之詩

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

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復獻千萬之壽報以南山之詩見上

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魏書李訢傳訢

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

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

異之指謂從者曰丨丨丨丨丨丨朕之丨丨實因識

明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

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

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

世祖親哭三日詔以趙增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之臣

幹事之臣見上

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北齊書崔㥄傳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奏曰

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

骨肉親疎所以相付北齊書傅伏傳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豈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乎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初以骨賜伏曰｜｜｜｜｜｜｜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㧞上儀同

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

舊唐書魏徵傳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臣｜｜｜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

舊唐書魏徵傳徵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

所寶朕方丨丨丨丨

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待便爾**要相偕老**舊唐書吳寂傳六年還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言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丨丨丨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丨

翦鬚和藥舊唐書李勣傳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丨丨爲其丨丨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須深謝

君宜轉動臣宜安靜舊唐書張行成傳大旱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

或翼或從尸天之功唐書劉蕡傳贊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虎風蕭起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拔起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云

君臣猶父子唐書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

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異支一心唐書杜如晦弟楚客傳方建成難作楚客遁令嵩山貞觀兩年名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以之矣謂非宰相不起以諫拜夫走遠者自近人不卹無言患才不副而兄䘏我｜｜者爾豈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揖首謝而擢為中郎將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唐書房杜傳贊方君臣明良｜｜｜｜｜｜｜｜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鸞鳳冲霄必假羽翼唐書馬周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君宰間不膠漆而固唐書馬周傳贊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恨相得晚宜矣公在得酣臥唐書李大亮傳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我｜｜｜誼

臣唐書孫伏伽傳李綱孫伏伽可謂｜｜矣

以藥石相報唐書高馮傳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

無言不酬唐書崔日用傳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之義

吾雖瘠天下肥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汎洪源俟舟楫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流

上下交欣同心同德交欣見上詩友遼史蕭朴傳字延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爲聖宗｜｜呼小字金史劉焯傳幼名太平世宗即位焯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悦以爲護衛十人長往招宗叙白彦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遂輸上喜其有功｜其｜｜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底績能贊朕至太平其中書右手樞密左手元史明宗紀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則｜｜也｜則｜｜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車之有轅身之有臂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户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高山日影元史朮赤台傳朮赤台始從征怯列

水朝宗衆星拱極宋史樂志天子當陽臣工率職｜｜｜｜｜｜｜環珮鏘鏘威儀抑抑｜

亦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遇戰陣必同為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前｜｜也

飲河水 元史哈散納傳太祖時從征王罕有功命｜｜班朱尼｜之｜且曰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用

三畏 元史拜住傳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惟臨惟沉惟周惟定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為下｜｜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為下｜｜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世世能極 逸周書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曰帝

國元 董仲舒春秋繁露君人者｜之｜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國為身臣為心 董仲舒春秋繁露因｜以｜｜因｜以｜｜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

編於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百禮之貴皆編之

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

尊至者其敬無窮

董仲舒春秋繁露夫泒深者其水不淵｜｜｜｜｜｜｜｜｜

五科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

承天意成民善

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以｜｜之｜性為任也

若士敬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事君｜｜｜之｜｜也

安樂世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

下為意以｜｜｜為事
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君力臣力

劉向新序晉平公問
於叔向曰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之｜乎其｜之｜乎叔向
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
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
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
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四面求臣

劉向說苑燕昭王問
於郭隗曰寡人地狹
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
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
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非也
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
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六正六邪 劉向

説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丨丨丨丨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禄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

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

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内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動於福先嚴遵道德指歸論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出無迹入無朕｜｜｜｜靜於禍始

左德右威嚴遵道德指歸論明王聖主放道效天名實為紀賞罰為網｜｜｜｜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

上法斗極班固白虎通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

取象日月屈信班固白虎通君臣法天｜｜｜｜｜歸功天也

纏堅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也屬志自堅固

天下之翁王充論衡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也

民統治材王符潛夫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之｜也臣者｜之｜也

心順

職順道順荀悅申鑒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ㄧㄧ二曰ㄧㄧ三曰ㄧ陪天歡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ㄧㄧㄧㄧ不敢不醉天子親家翁髙懌羣臣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對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ㄧㄧㄧㄧ太宗撫掌極歡而罷檉木小函扃鏁甚固裴庭裕東觀奏記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

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丨丨丨子來丨丨丨丨謂敏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

師蜂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丨丨丨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

重臺　陶宗儀輟耕錄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丨丨　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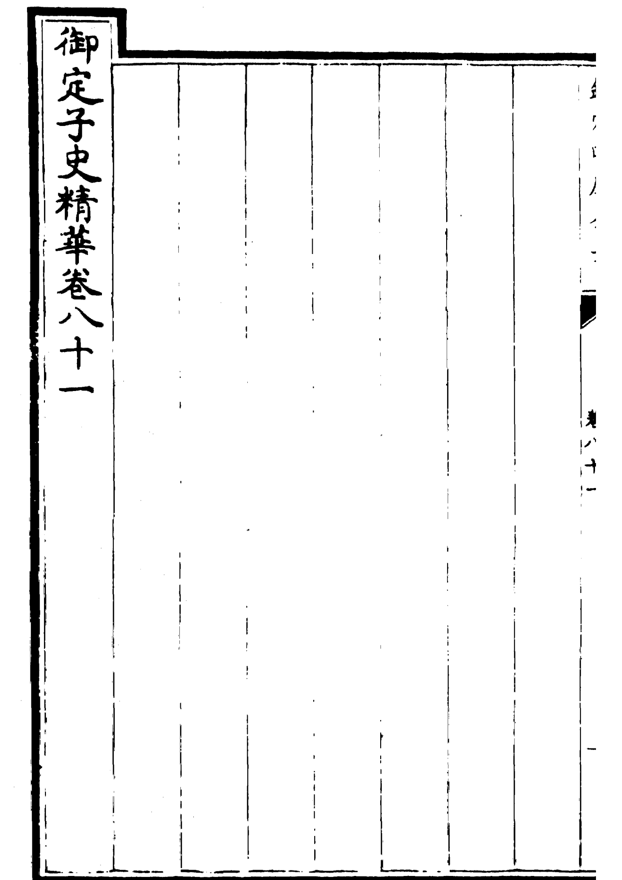
驅口　陶宗儀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丨丨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

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摽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

擂盤珠 陶宗儀輟耕錄

凡納婢僕初來時曰——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陳家蘭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名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從者呼為———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孝悌以肅管子為人父者｜｜｜｜｜｜為人子者｜｜｜｜和子孫屬親戚管子｜｜｜｜｜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管子｜｜｜｜｜｜｜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教護家事管子｜｜｜｜父母之則也知子莫若父管子先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吾子管子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食鹽
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三務 墨子仁者之為天下度也

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
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
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
贍智不知然後已矣莫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
為之者矣若孝子之為親度也既 **年過而一國無**
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

聘者 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
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
｜｜｜｜｜｜衛有鰥
夫特冒娶之果國色

孔子之葉 公孫龍子孔穿｜｜｜｜也 **不慢**

其保 慎子愛赤子｜｜｜｜

天地之委蛻 列子孫子非汝有是｜｜｜｜也 **遺男**

列子鄭人京城氏之
孀妻有｜｜始齔

以文之綸終 莊子而其子又｜｜｜｜｜注服文之子

又乃終文之緒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愛親命也｜｜｜｜不諛其親莊子孝子

｜｜｜｜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

言｜｜｜｜｜｜｜則人始有夭矣以天屬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

之布寡矣為其纍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也唐子

莊子其求｜｜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注唐失也不為子媒莊子親父｜｜其｜｜親父譽之不

若非其父者也再仕而心再化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勃谿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樸而不明韓非子父子之闇其禮｜｜｜

｜實厚者貌薄韓非子｜｜｜｜父子之禮是也務致其福韓非子慈母之於弱

子也｜｜｜

放麑啜羹

韓非子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按後漢書光武詔觀｜｜｜二者孰仁本此

母愛倍父

韓非子｜之｜子也｜｜｜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烹彘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也

敬

愛致文

荀子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丨丨而丨丨

勿面勿兒勿彊

荀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丨丨使之而丨丨導之以道而丨丨

衣與繆與不汝聊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

不從命有三

荀子孝子所以丨丨丨丨丨丨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

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草莽華實樹木根心 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之有｜｜也若｜｜之有｜｜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一體兩分同氣異息 見上

一父而載取名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遺腹子 淮南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孿子 淮南子故夫｜｜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家老 淮南子｜｜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羮非

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

扶扶 揚子赤子丨丨父母瞻也丨

九齡與元 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丨丨而丨我丨文

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 揚子子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日不歸孰曰非儒也

折葼 揚子木細枝謂之杪青齊兗冀之間謂之葼故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丨丨笞之其惠存焉注言教在其中也

釐孿 揚子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丨丨秦晉之間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

僆子 見上

嫁子 見上

為二親所嬌嬈 抱朴子自叙洪生晚丨丨丨丨丨丨不早督以書史

六世咸有述 文中子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丨丨丨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丨丨丨丨馬則以志其道也

敬賢於請 國語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

｜｜｜｜孺子勉之乎注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按此里克語孺子謂申生

臣子午可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之｜｜｜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

丈夫子戰國策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獨甚

投杼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踰墻而走

倚門倚閭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息女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願為季箕帚妾

當代父後史記漢文帝紀因賜天下｜｜｜｜

者爵各一級

家督 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丨丨

枝屬 史記五宗世家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丨丨百二十餘人

極欲十日而更 史記陸賈傳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丨丨丨丨丨丨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按漢書極欲作極飲恐欲為飲字之訛非史漢異文也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史記萬石君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君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上見非此母不生此子史記張湯傳湯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
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
聞之曰｜｜｜｜能｜｜｜
女孫史記陳丞相世家戶牖富人有張負
張負｜｜五嫁而夫輒
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所子漢書宣帝紀封賀｜｜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
都侯注師古曰所子
者言養弟子呂為子
子同產子漢書平帝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
有孫若｜｜｜｜｜者皆得以為嗣注師古
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
仄室漢書賈誼傳非
有｜｜之孰以孫席之也注應
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
霍氏哀張氏興漢書張安世傳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
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世｜｜｜｜矣

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 漢書杜延年傳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坐臥皆易其處

父子經明行脩 漢書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宜顯以屬俗

愛女甚於男 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數視其小子 見上

夭夭申申 漢書敘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注師古曰

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按夭夭申申語雖本論語而用於父子者惟此故録之

民母 漢書衛青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見畫常拜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尊章 漢書廣川王傳背｜｜嫖以忽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耳孫 漢書平帝紀封宣帝｜｜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隅注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

風類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也

十三人

各守一蓺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

｜｜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後漢書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也

大小太常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馬能世傳其家學

世傳家學 見上

小國侯 後漢書東海恭王傳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此臣宿昔常計注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明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之類

公卿詣府上壽 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侯酺適會歲節｜｜罷朝
俱｜酺｜舉酒｜｜｜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

勇乃負荷　後漢書班勇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
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
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
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
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
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
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
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
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
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傚馳救之單于引去傚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贊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惶亦抗憤｜｜｜｜注軍就名也按索班敦煌長史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所殺

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後漢書楊震傳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舐犢　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操為之改容

主簿楊會吾之程嬰　後漢書傅燮傳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

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
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
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
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
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絶伯夷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
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
｜｜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

改其里曰高陽

後漢書荀淑傳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頴陰令渤海苑康
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
｜｜｜
｜里

竟夕不眠

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
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三君

後漢書陳紀傳弟
諶字季方與紀齊
德同行父子並著齊名時
號｜｜｜按三君謂寔紀諶

公慙卿卿慙長

後漢書陳紀
傳建安初袁

紛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按公謂羣卿謂紀長謂紀父寔

使勤貴寵者此母

後漢書馮勤傳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也其見親重如此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

後漢書陸續傳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詣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乎續曰母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王終身續以老病卒

噬指心動 後漢書周磐傳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丨其丨順即丨丨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按順蔡順

小同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丨丨

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

帝曰||||||||因貫之由是顯名

死後必復致大鳥後漢書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矣

遺安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以危今獨||之以||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雙珠近出老蚌魏志荀彧傳注孔融與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

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說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甚珍貴之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魏志胡質傳注晉陽秋曰晉武帝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是臣不如者遠也按威質子

名依謙實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字皆｜｜｜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

屏風隅座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孫休時紀陟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其｜

父書跪讀每句應諾吳志顧雍傳注吳書曰顧悌每得｜｜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之｜｜｜畢復再拜

懷橘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乎績跪答曰欲歸遺

母衔大奇之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蜀志楊戲傳注李密上書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是以區區不敢廢遠｜

乞留供養 晉書高陽王珪傳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

荀令君子 晉書荀顗傳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之也擢拜散騎侍郎

濬沖清賞非卿倫 晉書王戎傳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按渾王戎父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上

皆國士 晉書武陵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按陵字元夏

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

之上 晉書胡奮傳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

大郎 晉書王悅傳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知

忠孝萃於一門 晉書卞壼傳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之道｜｜｜｜

抱置膝上 晉書王述傳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廢蓼莪之篇 晉書王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重光累徽晉書羊祜傳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按伯陽護子

枕戈泣血志在復讎晉書桓溫傳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按彝桓溫父

九州伯五湖長晉書桓氏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兒為｜｜｜棄官歸國

客為之起晉書裴秀傳秀母微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見者皆｜｜｜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

被髮從車晉書荀崧傳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

氣絕至夜方蘇
葬母於密山
作管養母
晉書庾袞傳父亡｜｜責以
｜｜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
對曰母食不甘袞將
何居母感而安之
參問日再三
晉書苻融載記性至
孝初爲冀州遣使｜
｜其母動止或｜有｜
｜堅以為煩月聽一使
此兒異衆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
寶年五歲風神秀異
祖父璀曰｜有於｜
頟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
豈宜以子戲父
晉書張憑傳
祖鎮蒼梧太
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
有佳兒憑曰阿翁｜｜｜｜邪
我尚生瑍瑍那得
不生靈運
晉書謝玄傳子瑍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
瑍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艷逸元嘗稱曰｜｜
｜｜｜｜｜｜｜｜｜按宋書作我乃
生瑍瑍那得生靈運玩文義晉書為長
執硯涕泣
晉書
范喬
傳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
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
報

劉日短 晉書李密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丨養丨之丨丨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此

兒當及其曾祖 晉書荀勗傳勗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五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王猛之孫將門有將 宋書王鎮惡傳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丨丨丨丨所謂丨丨丨丨也

查梨 宋書張敷傳敷小名丨父邵小名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 宋書張興世傳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

天子鼓角非田含老公所吹
林下正始餘風宋書羊玄保傳戎二弟太祖並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宋書謝宏微傳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有子如此足矣按思宏微父
以女為貞列將軍宋書王華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人為官屬
歲中不過一再相見宋書王敬宏傳敬宏見兒孫｜｜｜｜｜｜｜｜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宏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宏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平生不喜見要人令不幸見汝宋書顔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函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稍然自得常語竣曰｜｜｜｜｜｜｜｜｜｜｜竣起竣得臣筆測得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臣文宋書顔竣傳竣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按南史躍得臣酒下有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語奐得臣義躍得臣酒見上

名義恭子為伯禽名竣子為辟疆宋書顔竣傳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為制名｜｜｜｜｜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乳汁驚出宋書朱脩之傳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

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

尊上宋書何子平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丨丨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益重之

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見上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宋書陶潛傳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於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宋書戴法興傳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兒延

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

｜莫賀郎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妻之事號曰｜｜｜莫賀宋言父也貌類中郎性似文靖宋書謝宏微傳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宏微｜｜｜｜而｜｜

｜當得一子齊書周盤龍傳上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敵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伊不敢南向我若不沒他則應破是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

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敵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敵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節嵗閒訊皆先克日 齊書

王廷之傳廷之家訓方嚴不妟見子弟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殊有鳳毛 齊書

謝超宗傳好學有文詞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丨丨丨丨恐靈運復出

靈運復出 見上

今世曾子

齊書劉瓛傳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丨丨丨丨阿稱瓛小字也

名兒為風月景山水

齊書謝瀹傳瀹四兄颺朏顥嵸世謂謝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才識可嘉足懋先基

齊書袁彖傳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史公彖之小字也

劉公不亡

齊書劉繪傳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事太祖見而歎曰｜｜為｜｜矣

太丘之名元方方之為劣

齊書杜栖傳徵士京産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産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産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慕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見上

常遣減油滅火

梁書沈約傳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吾家千金

梁書謝朏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

肶背曰真以身蔽刃梁書張稷傳稷長女楚瑗適會稽
｜｜｜｜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
｜｜先梁書袁昂傳昂以不天幼傾引騶清道悲
父卒乾陰｜｜資敬未奉過庭莫承
感不勝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
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梁書
日｜｜｜｜｜｜自｜蕭幾
傳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
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
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氣骨似
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
我梁書丘遲傳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大中已見今
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
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前謝梁書謝幾卿傳普通六年
詔西昌侯藻北侵擢為軍

師長史與僕射徐勉别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
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於｜｜｜｜
於｜｜｜嘉樹爲憲之種梁書顧憲之傳運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
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謂人曰
吾｜｜｜｜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文體翩翩無忝爾
祖陳書沈衆傳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
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
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
同時名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
答曰卿｜｜｜｜必荷門基陳書陸瓊傳丁父憂毀瘠
可謂｜｜｜｜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
｜｜｜｜所謂一不爲少外蔭陳書謝貞傳少罹酷罰十四傾｜｜進退不入南史謝朏傳宗
明帝嘗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
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

||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得無貽厥之力**南史到溉傳子鏡鏡子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乎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南史任昉傳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由是聞聲藉甚

不須苦教魏書穆壽傳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之

郊祀並乘軒軺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父子||||時人榮之

昔有一祁今有二奚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祕書郎遷司空

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名垂往史｜｜｜｜當聞來牒

同氣異息兄兄 魏書竇瑗傳子於父母｜｜｜｜終天靡報在情一也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閒有所生欲得暫見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

日**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推燥居濕咽苦吐甘**舊唐書禮儀志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生養勞瘁恩斯極矣**各得父一絕**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之｜｜｜**累朝盛典出父子手**舊唐書賈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卿｜｜之｜可謂難矣**御前得蒲萄遺母**舊唐書陳叔達傳嘗賜食於｜｜｜｜｜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

歸以|||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克傳弓冶

舊唐書趙道興傳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

父子同掌樞密

舊唐書蘇瓌傳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頲過其父

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

事至公無私即｜｜｜也

白雲親所居

舊唐書狄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孤飛謂左右曰吾｜｜｜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官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為

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可吏相賀**越公兒郎**

故有家風舊唐書楊纂傳宏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宏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矣按宏禮纂族子素弟之子

問安不盡辭舊唐書郭子儀傳諸孫數十人每羣孫|||||領之而已

勤幹家風舊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名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名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固有||||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

去帽導輿舊唐書崔邠傳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尋拜太原尹

系孫舊唐|親|母|公卿逢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

書柳宗元傳宗元後魏侍中濟陰公之｜｜

知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汝必貴然未｜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汝貴不疑

受公主謁 唐書王珪傳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八葉宰相 唐書蕭瑀傳贊自瑀逮遘凡｜｜｜｜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 唐書來濟傳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文武豈有種耶

得父清白 唐書楊慎矜傳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

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

半千孫 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固當然

均指使 唐書盧邁傳改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無位貌之異

韓穆家法 唐書穆寧傳寧居家嚴常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和熊膽丸 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皋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洛賞

庭責定軍 唐書李景讓傳景讓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

名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輒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人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

譽兒癖 唐書王勃傳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ㅣㅣ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按福時勃父勸助皆勃弟

兩書并行 唐書李邕傳父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詁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ㅣㅣㅣ

求增父秩 唐書孫逖傳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ㅣ降外官ㅣㅣㅣ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家息 唐書桑道茂傳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ㅣㅣ位宰相次息亦大鎮

次息 見上

州里矜式 唐書列女傳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絶之自田而食紡而衣｜｜｜｜馬大歴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自田而食紡而衣 見上

奇兒 五代史唐莊宗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靈椿丹桂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一株老｜｜｜五枝芳之句搢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為竇氏五龍

迭奉壽觴 宋史呂蒙正傳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怡然自得

兩京相望 宋史王化基傳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𡌴使京西攝尹洛父子｜｜｜｜人以為榮

手植三槐 宋史王旦傳父祐世多稱其陰

德｜｜｜｜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畫荻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讀范滂傳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東漢｜｜｜｜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小坡

大坡宋史蘇過傳時稱為｜｜蓋以軾為｜｜也

雲間鶴宋史李光傳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其興吾門乎

知以善養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汝｜｜｜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萬事休宋史荊南高氏世家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融同母弟也初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荊人目為｜｜｜

剪髮易書元史陳祐傳祐少好學家

貧母張氏嘗｜｜｜｜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

降於父母一等

元史許有壬傳今制封贈祖父母｜｜｜｜｜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

奉承續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

如火樂木

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子而迎成養｜｜之｜｜也

視土事火

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人子者｜｜｜之｜｜也雖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

四產八男

董仲舒春秋繁露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產男者四｜｜而得｜｜皆君子俊雄也

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劉向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之時｜｜｜｜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橋仰梓俯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竦焉實而｜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勃焉實而｜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小箠則待大箠則

走劉向說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泣笞劉向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三遷劉向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為墓間之事

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

斷織 劉向列女傳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其｜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

牽衣不與 焦氏易林愛我嬰女｜｜｜｜

彭祖九子 焦氏易林｜｜據德不殆**一室百孫** 焦氏易林｜｜｜｜公悅嫗歡

取象五行轉相生 班固白虎通父子法地｜｜｜｜｜｜也

教法度 班固白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

如父非父如母非母 班固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而｜｜者舅也親｜｜而｜｜者姑也

搤臂 王充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其左｜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

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
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
雅子 王充論衡夫田嬰俗父而田文｜｜也嬰信忌不實
義文信命不避諱
賦懷冰 黃憲天祿閣外史韓王畧而求凍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
既凍乃進于王韓王悅爲之｜｜｜
精感萬里 干寶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
曰思爾齧指孔子曰
曾參之孝｜｜｜
三母堂 常璩華陽國志季姜梓潼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
詩禮敬伯前夫人子博女紀流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
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博妻揵爲楊進及
傳子導婦蜀郡張叔紀服姑
之教皆有賢訓號｜｜｜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劉義慶世
說王平子與人書稱其
兒｜｜｜｜｜
將車持杖應門行酒 劉義慶世說陳太丘
詣荀朗陵使元方｜｜季方｜｜長文尚小載著車中
既至荀使叔慈｜｜慈明｜｜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

坐著膝前**雪日內集**劉義慶世說謝太傅寒｜｜｜｜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兒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珠娘珠兒**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生男謂之｜｜**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王駿喪妻亦謂人曰吾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家公**顏氏家訓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渠自有門**劉餗隋唐嘉話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三代為相**陳翺卓異記｜｜｜｜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宏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三五世必有肖**

其祖先形狀者薛用弱集異記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則|一人||||之|

||斯亶驗歟**驗七黑辨雙環**郭湜高力士傳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鐶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於子心||||於母臂即此事也

郎罷吳處厚青箱雜記閩人謂子為囝謂父為|||

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王偁東都事略蘇易簡傳太宗名其母薛氏入禁中賜賓

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朝服**
｜｜｜｜｜太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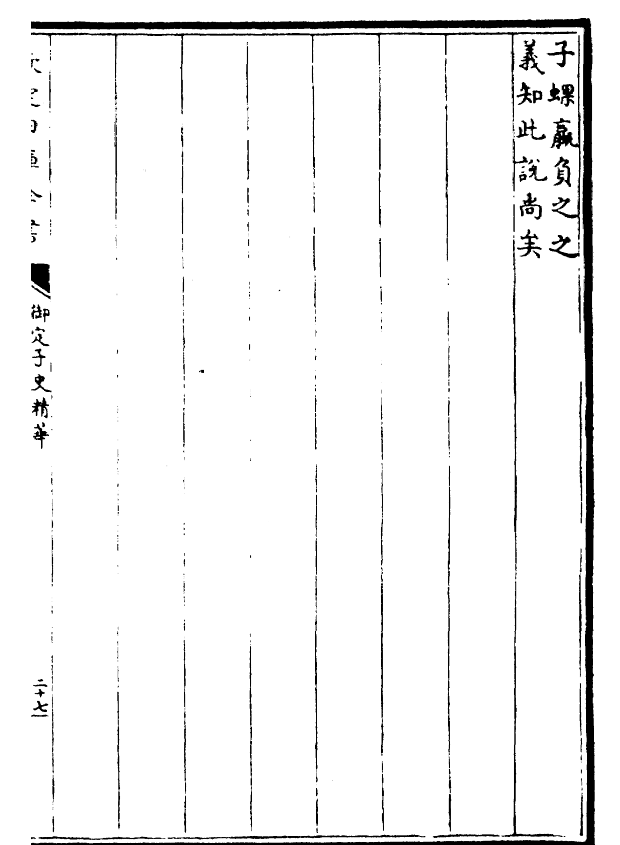
侍立 王闢之澠水燕談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

杖碎金魚 王闢之澠水燕談陳堯咨善射賢者起避耶｜｜｜及守荊州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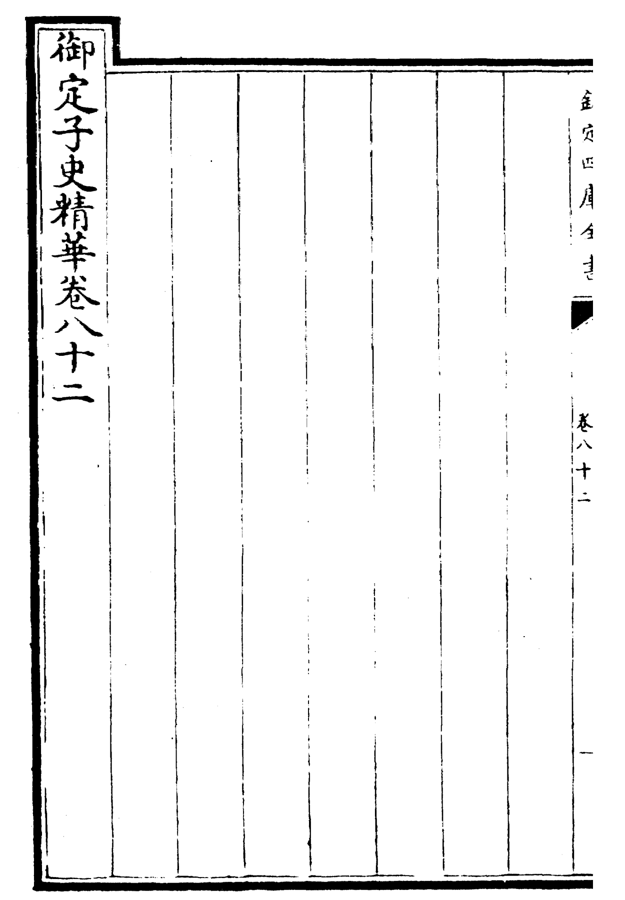
寓字於名 陸游老學庵筆記賀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父｜之｜其｜｜｜｜

父子狀元及第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二子｜也｜｜｜｜｜｜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男弟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

螟蛉 王楙野客叢書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



子螺嬴負之之
義知此說尚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倫常部三

夫婦

敦懞以固勸勉以貞 管子為人夫者ㄧㄧㄧㄧ ㄧ為人妻者ㄧㄧㄧㄧ 分敬無妒 管子ㄧㄧ而ㄧㄧㄧ則夫婦和勉矣 十二始卯合男女 管子ㄧㄧㄧㄧㄧㄧㄧㄧ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合獨 管子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ㄧㄧ 陳妾數千 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

妃六嬪｜｜｜｜

管仲婢子

管子桓公使｜｜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壯託乎

老妏託乎惡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妏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妏也且人固以｜｜｜｜｜｜｜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相御之妻

晏子晏子為齊｜出其｜｜｜從門閒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保之妾 晏子馬食府粟狗饜芻豢ーーーー俱足粱肉

辟拂 晏子ーー三千謝於下陳

天地和 墨子夫婦節而ーーー

二十處家十五事人 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ーー不敢毋ーー女子年ーー毋敢不ーー

請為妾者數十未止 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ー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ー夫子ーーーー而ーー也

夫在芸耨妻在機杼 尉繚子ーーーーーーーー民無二事則有儲畜

母好子抱母惡子釋 韓非子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ーー者其ーー然則為之反也其ーー者其ーー

出常成居幸

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丨丨也其丨丨丨丨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衣文之媵 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丨丨丨丨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

失合 荀子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丨丨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致功致臨 荀子請問為人夫曰丨丨而不流丨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

惡敗出妻 荀子孟子丨丨而丨丨可謂能自彊矣

敬先妣之嗣 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丨丨丨丨丨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兩相見上

重始 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丨丨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荀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十日一御

家氏 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烟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之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丨丨也然而有大甚注家氏婦氏

維家之保 揚子夫妻反道丨丨丨注夫在外妻在内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

擇德 文中子古者男女之族各丨丨馬不以財為禮

禍福之階 國語夫婚姻丨丨丨丨也

學於舅姑 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丨丨丨丨者也

如賔 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丨丨

老婦壯妻 國語命壯者無取丨丨令老者無取丨丨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良婦 戰國策出婦嫁鄉曲者丨丨也

相室 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丨丨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注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老

妾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上活主父下

存主母戰國策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以｜｜｜以｜｜｜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儷

皮為禮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制嫁娶以｜｜｜｜寄豭逃嫁史記秦始皇紀夫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良妻史記魏世家家貧則思｜｜欲求賢

夫從張耳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

丨丨丨丨丨丨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如庸奴也

攻苦食啖

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丨丨丨丨其可背哉注食無菜茹為啖

人材足依

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關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馳歸成都 見上

當鑪滌器 見上

侍兒 史記袁盎傳袁盎曰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

立軺併馬 漢書平帝紀又詔光

禄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江服虔曰軺音謡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

生化之本 漢書五行志夫婦｜｜｜｜

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漢書張安世傳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大官私官並供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絶賞賜以千萬數

負戴相隨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

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又何仁也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説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

近天壽之萌 漢書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也是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 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

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其厲志如此 漢書王吉傳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 按駿吉之子

畫眉 漢書張敞傳敞為婦｜｜｜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牛衣涕泣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卧｜｜中與妻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

雖賤為家陽雖貴為國陰 漢書杜鄴傳男｜｜各｜其｜｜女｜｜｜猶｜其｜｜｜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種宜子 漢書王莽傳為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

首妻 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吏皆取有｜｜男女全具者

賜胎養穀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值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乾坤咸恒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下經首——

下牀拜答後漢書樊英傳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按寔陳寔

真梁鴻妻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舉案齊眉 見上

君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 後漢書袁隗妻傳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若欲｜｜｜｜｜｜｜乎｜｜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上見

參配陰陽通達神明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夫婦之道｜｜｜｜｜｜｜｜信天地之正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

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

｜｜｜｜｜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夫有再娶婦無二適見上下妻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搔背垢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詣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其｜｜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魏志夏侯尚傳注魏氏春秋曰許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從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

女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

冠幘起對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

悉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劉琰傳琰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教｜｜｜｜｜｜｜

南向北面晉書何曾傳年老之後子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妻｜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終喪不御內晉書劉寔傳喪妻為廬杖之制｜｜｜｜

擇夫晉書王濬傳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未嫁邀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不知卿堪作夫人

不後 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 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郭氏為之小損

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晉書孫晷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

棄華尚素 見上

奉如君父 晉書劉殷傳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殷｜｜｜焉

不作凡人妻不為[illegible]夫婦 晉書慕容垂妻段氏傳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季妃亦曰妹亦

|||||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李妃焉

綠珠晉書

石崇傳崇有妓曰||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借馬追及累騎而還晉書阮咸傳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客|||既及與婢||||

巧作晉書桓溫傳於

北方得一｜｜老婢詰之
乃琨伎女也按琨劉琨

協趣 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乘薄笨出市買易 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遺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車｜｜｜｜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共安儉苦 見上

寒雪送還天晴復迎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妻｜孔氏｜｜｜｜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

縁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素對 齊書王思遠傳宋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傾家送遣

對飲視事 齊書沈文季傳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竟日而｜｜不廢

自稱下田居

婦為傳蠶室 齊書卞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諸多詭異｜｜｜｜｜｜｜｜｜｜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齊書賈淵傳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藉賓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

｜｜忌妻悍室梁書劉歊傳敬通有｜｜至於身操井臼余有｜亦令家道轗軻年六十餘猶未他適梁書顏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會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此女｜｜｜｜｜協義而迎之鄉里南史張彪傳彪謂妻楊呼為｜｜｜｜耕前鋤後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子｜妻｜子｜志趣亦同見上三綱之首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禮之重者莫過於斯無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好合積年敬事不替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

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齊黄盡肅
雍之禮雖｜｜｜而｜｜｜｜齊黄每入室公主必
立以待之相遇如賔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 南人好
齊黄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奇 魏書張讜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
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
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
年垂六十矣高宗曰｜｜｜｜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
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 皇 呼婦為妹妹 北齊書南
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陽王綽傳
綽兄弟皆｜父為兄兄嫡母為 比實充置左右夫人 北齊
家家乳母為姊姊｜｜｜
書魏收傳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
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
時人｜之｜｜｜｜｜｜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
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中意 健

婦夫半　北史裴延儁傳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按澤延儁曾孫

別宅　北史胡國珍傳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亦無朝拜之禮按長粲國珍從曾孫

本國有婦情不忍乖　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名見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父母所聘｜｜｜｜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

散厭扃戶　舊唐

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之譚閑於時故時謂妬癡為李益疾

入幃剔目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中｜一｜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唐書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宛然及湛沐髮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

指腹 ｜｜

並封孺人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其三妾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割襟 元史刑法志諸男女議婚有以｜｜｜為定者禁之

綏多士女 夏小正二月｜｜｜｜傳綏定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民民以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

〡〡〡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歌黃鵠劉向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已之不更一也〡曰〡〡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宜家富壽焦氏易林韓氏長女嫁於東海多貌美好〡〡〡利得十倍春桃生花季女宜家焦氏易林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受福且多結衿待時焦氏易林季姬踟躕〡〡〡〡志不相思焦氏易林三婦同夫〡〡〡〡心懷不平至常愁悲少妻在門之子悅喜焦氏易林娶于姜女駕迎新婦〡〡〡〡〡〡〡〡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焦氏易林冰將泮散鳴雁雍雍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〡三姓同食焦氏易林男女合室〡〡〡〡婚姻孔云宜我孝孫宜吉焦氏易林既嫁〡〡出入无咎女君男君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〡〡夫為〡〡故名其妻曰

也

女君夫尊於朝妻榮於室班固白虎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隨夫之行女生外嚮班固白虎通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有從夫之義法五行異類相生班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法乃也取象六合陰陽班固白虎通夫婦法人有施化端也

四禮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馬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

其妻一呼即還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白狐造禹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於──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結髮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有母──於先君而生寡人

炊扊扅

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也還為夫婦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今富貴忘我為

投畚

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棋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為人所制者妻｜其｜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白頭吟

葛洪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以自絕相如乃止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

貉子

劉義慶世說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恤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常妬乃罵秀為｜｜秀大不平遂不復入

婦人卿壻

劉義慶世說王安豐婦嘗卿安豐安豐曰｜｜｜｜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雷尚書

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凡婢停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北有上髙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髙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丨丨雙聲春風曰丨丨慢駡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按凡古音茺

藁砧　吳兢樂府古題古詞丨丨今何在藁砧趺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不相面　趙璘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勲髙魚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忽唱丨丨丨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鐶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怨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自

為小君剪裁馮贄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為婦人衣紳｜｜｜｜｜｜｜

燭圍馮贄雲仙雜記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

肉記室袁郊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

燈婢王仁裕開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飾以綵繒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為｜｜

祇候人莊綽雞肋編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林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

左右人見上

真詩家語趙德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耳

烏合之人趙德麟侯

繢録唐宣宗舅鄭光鎭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

｜**一生人**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甞入人家者為｜｜｜喜其多淳謹也

以鞵易履陶宗儀輟耕録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所穿綉｜一｜程一｜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

以所成布匹償所粥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巷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韈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韈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韈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寄衣侑詩 陶宗儀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以|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腳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比肩人 林坤

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後死合葬塜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

又呼為小比肩

小比肩　上詞女夫

見伊世珍嫏嬛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之｜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